

0025603-2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二



山陰張汝霖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上經二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名有四義辭只主人君用師言用師之道在得正
與擇將而已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君不擇將以國
與敵故必貞而又用丈人乃可吉而无咎也吉无

答總頂吉論事謂戰勝攻取无咎論理謂非驕債
之師無窮黷之失也噫先王耀德不觀兵師豈聖
人所樂言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衆也正也只釋字義卦體入在能以衆正處以者
將以之也可以王乃是命將者王也以正正字與
彖不同彖屬君以師出有名為正此屬將以節制
為正要之義亦自該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

咎矣

剛中者勇而不暴威而有惠應則君信任之也兵

凶戰危豈不是行險順則不為暴虐秋毫無犯也

重剛中與順字要之順亦自剛中来才德渾見不

可分貼此正丈人之所以為丈人處以此承上兩

句來師行則勞民傷財不免毒天下然以生道殺

民民忘其死自悅而從之矣吉又何咎吉何咎單

承丈人又即指丈人說與彖異胡雲峯曰毒之一

字見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

沉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旨深矣蔡虛齋曰周公東
征有破斧之患宣王北伐違興師之期民勞甚矣
然而民不怨者亦諒其不容已耳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非水由地中行只地中之濕處皆水也
有藏兵於農意故名師容民即是畜衆俱在平日
說畜養之也養之正以為他日用也容字有教養
二意制田里以厚其生明禮義以作其氣一遇有
急則披堅執銳鼓勇敵愾而此民即此衆矣孫吳

江謂取兵於兵兵有限取兵於民兵無窮旨哉言
乎按此即古者寓兵於農之法蓋井田未廢兵農
合一居則為比閭州鄉之民出即為伍兩卒旅之
衆非若後世之兵自兵而民自民也

李隆山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
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只據為將之始說箇道理如此孔明曰有制之
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

以勝故師出貴以律失律即否臧矣故凶胡雲峯
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
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意與爻同以失律代否臧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
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衆陰所歸將之任也而有剛中之德正所謂丈人
者以若人而在師中其吉无咎宜矣又上應於五

是君能極其寵任者故得成功不然事或撓於中
制權或分於小人進退之間禍且不測况吉无咎
乎此命乃方命之為將猶未是褒功三者頻數之
辭只以形容命之隆重不必定是三次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天寵即是命懷萬邦在錫命前就君心說惟其懷
之所以錫之也此真先王用師本意大都功不成
於將而成於君之寵夫將民不安於將而安於君
之懷夫民聖人特揭斯義意亦至矣宋太祖以劔

授曹彬命副將以下皆得自斬而又戒以勿妄殺
真得此義者

六三師或輿尸凶

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丈人之反也輿
尸之凶必矣言或者其本意亦欲取勝而乃至於
敗也與或擊之同看亦自外來之意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不勝已為无功敗而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兵家尚右故以左為退陰柔不中無克敵之才而
居陰得正有自量之哲如此則全師於不敗保眾
於無虞故聖人特與其无咎然則師豈專尚進哉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未失常即无咎意明退不為怯也楚子囊與吳戰
兵寡不敵曰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
也遁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遁以其為利也今誠
利將軍何死若楚王盖識左次之義者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執言是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長子即丈人但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弟子新進不經事之少年也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然或蠻夷寇賊有害我生靈者不得不聲其罪以討之如田有禽而利執言者也執言乃仗義執言之謂如是則師出有名兵應者勝何咎之有然名義固不可不正而命將尤不可不專剛中如九二乃長子也其使帥師宜也若又使弟子如三四者得分其權則必取敗喪矣夫以執言之師而有

輿尸之辱非貞凶乎甚言任將之貴專也唐肅宗討安慶緒亦是有名之師然將子儀而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安得不敗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中行謂老成持重能體君不為兵端之心者以中行明長子見其當任也輿尸而曰使不當則非中行之罪矣胡雲峯曰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吉凶天壤可不慎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終則武功成順極則天下定故為論功行賞之時命賞功之命也或開之國或承之家爵必稱功報必償勞無僭差無私吝斯王者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然用師之時使貪使詐小人而戮力其間有之苟槩使有國家以為政其流害可勝言哉故又戒之曰小人勿用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也其慮遠矣朱子語錄說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而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

後一例論功行賞其用之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按此說雖與本義不合然理較長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蓋國家中亦自差等耳正者塞其僥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為民之心如此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九五剛健中正而五陰比之是我以一人撫天下而天下咸親輔之也故名比為天下所比便是吉然天下比我是比我之德故必再自審度必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也玩文勢吉无咎俱只是未比之時論其理下方實說人比之耳比天下只有一箇仁永者仁無間斷貞者仁非姑息非元之外又有永貞也不寧者人不得所歸心自不安方有來而未已之意後夫凶明不足

為我病也後夫非只在後而未比者亦是負固險阻而欲自雄長者耳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是也

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

輔也釋比義下順從方是卦體曰順從則非強其從矣順從無五陰此單言下者尊上之辭後無上下者舉衆之辭蓋就卦爻則有上下就君道言則皆為下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夫凶其道窮也

剛中即元永貞無兩層在卦爻則為剛中在君道則為元永貞耳天德王道之說甚謬剛則無慘刻為元剛而得中則能長久而無姑息是為永貞程傳分貼是但作文只渾見為妙蓋永貞即臯禘的永貞中即是剛的中原判然分不得上下應即順從其道窮即比道窮言人不受之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上下之分懸絕則情有不通何以比天下故必衆

建諸侯以分理天下而又制為巡狩述職之禮以親諸侯則下情可通上德可達而所以比天下者為無間矣六字一串意非兩平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以比之也

蘇紫溪曰必井田而後可封建故師之後繼以比夫子之象與周公之法度實相表裏者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此只就此之初發箇道理如此人臣精白之心為孚盡臣道為无咎充此精白之心永久不渝更無

空缺間斷處為盈在他人者望外之辭吉則獲非常之恩寵也與尋常信任不同吉而曰他可見臣子精神亦只是自盡其心而已固無望其他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字不必添補蓋夫子意重初上謂初是人臣比君之始於此有孚則終身事業皆有基本宜乎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內字要分曉謂以內所素養者比之本義柔順中

正是也不舍學以從彼不脩之家而壞之天子之庭此是此人正道也直己可以行道故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不自失達不離道也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不能擇所比而承乘應之匪人且比之矣匪人何世無之顧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他自家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敗名喪節墮業廢功皆生於匪人之比是可傷也
胡雲峯曰爻不言凶而夫子於象惻然痛憫之曰
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異二乃已仕近臣外比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如
禹稷之過門不入是也如此則無愧於大臣之義
貞矣由是可以贊顯比之治可以固順從之心故
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賢謂德上謂分見比以分非止尚其德也莊子所
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四之得君四之
幸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三驅不誠總是顯比之象顯比只是一箇大公三
驅不誠是上下不求必得亦是箇大公故以象之
講顯比要含不誠意陽剛中正以比天下是大公
無我而付失得於勿恤置功利於兩忘君非煦煦
以市恩而感之無心民惟皞皞以自得而應之亦

無心有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之象矣此則神化與上下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故吉細玩此爻自與伯者暗昧狹小氣象不同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正中俱以心言乃顯比之所由也所謂有天德乃可行王道舍逆取順正解所以失前禽處順逆只是來去二字不可更深只就象說正意須講在前不誠只是熙熙皞皞不識不知的氣象王者以無

私示天下天下亦化之而無私也風草影響自不可誣若似上之使之者故曰上使之也此至公至神之化惟公故神

上六比之无首凶

首出庶物全在德上有位無德比之無首也衆叛親離凶何如哉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惟無首而不足以為上則民離難作必不能保其終矣此所以凶也

䷗ 巽上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名有三義一取巽陰畜乾陽一取一陰畜五陽即象傳意一取能畜不能固即大象意但不指風耳亨是陽道可行密雲二句是陰道未行其意實相承但不可以密雲二句作亨之故以陽道言之才既能為勢又可為故雖當以陰畜陽之時而不為所制縛天下事猶可為也故亨然君子之亨又不特以健巽剛中已也以陰道言之畜未極而施未

行權有所分而操縱未盡由於已或勢難獨克而呼號無黨類之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此所以得亨也不然居中用事者彼得以中傷之而健巽之才亦無所施矣如何得亨密雲二句作一句看猶云密雲起自西郊而不雨也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小貼柔字畜貼應字小人在位而衆賢受制若與為應者故曰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沈良升
健者君子秉道嫉邪之心而巽則紓徐慎密所謂
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我慮也而字意不可少
剛言德中言位與志行字相連是剛德君子而居
中用事權猶在我而其志可行也德與勢如此故
不為所畜而得亨乃字宜玩小畜本不當亨其以
亨者乃以此耳剛中蘇紫溪因二五各居一卦之
中說是厚集善類健巽則外焉陽浮而不逆於小
人之意以待其間剛中則內焉惕號以自固其君
子之交陰以厚集其勢此亦好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往是陽施是陰施未行承尚往不是釋自我西郊
陰陽和則成雨今陰畜陽未極是陽氣猶得以上
進也惟其上進故密雲雖起於西郊而雨澤之施
亦未得行也把飯甑來看極明蓋上略通此氣便
沒有蒸汗了若蓋着不通氣自然蒸起汗來此只
就造化上講正意繳在後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致美也文者德之發故曰文德威儀文辭皆是

此是就小畜時說箇道理非此君子不能為之畜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陽本在上之物故其上進曰復必曰自道者由正道而復也蘇軾所謂臣不敢由他途進是也初雖與四為正應然體乾得正則才德足以自持居下遠陰則形迹未為所制故能重道義慎名節以復於上如此則無降志辱身之非而有直已行道之吉矣凡曰无咎大槩是君子補過之意今日何其

咎尤是快之之辭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能復自道則正已可以正人直已可以行道以義揆之當得吉也君子之出處惟義所在而吉凶之應亦決於義而已命固不足道也義字最重

九二牽復吉

漸近於陰勢甚危矣有剛中之德故與初相牽而復亦復自道者也如此則志可行於小人用事之時何吉如之剛中只是耿介自守意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說牽復似少了自道故象特揭在中二字見二之復亦與初同道者也故亦不自失在中即本義剛中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不中無自守之節近陰多比暱之私故雖非正應而以陰陽相悅為所係畜而不得進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其志剛則阻抑之極不勝其忿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夫不進而後爭爭何

益哉君子思及於反目可說輻乎寇準之於丁謂此文似之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不能正家似在說輻之先由不能正家此所以說輻而至於反目也嗟嗟以君子之於小人而稱之為夫妻已極可鄙况又至反目乎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自乾體言則六四一爻獨為陰柔小人自巽體言則三陽又皆為強暴小人易不可為典要如此三

陽上進四以一陰獨當其鋒本有傷害憂懼者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故孚誠所感自得二陽之助以是而畜三陽則以衆勇以衆謀自足以制強暴之人而身可無傷心可無懼血去惕出之象也如此又何不勝之咎无咎即血去惕出不必再推開說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指五上二爻上合志非四合上志以四有孚故能致上之合志也獨舉惕出以諱血去省文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玩本義及象似重有孚邊道理亦是如此三陽上進其勢已盛非孚衆志而屈羣力不能畜也五惟居中而處尊則不惟孚誠足以結天下之心而且勢力足以制天下之衆以此禦乾鮮不濟矣有孚從居中来富鄰又從處尊来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爻似乎舉故此特歸重於孚言之以力服人豈能服人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陽爻而居巽體自乾視之皆為陰也上九陰盛之
極陰能制陽陽亦不敵而受制於陰向之不雨者
今既雨矣向之尚往者今既處矣然此未必皆小
人之過也自古小人進路未有無所倚附而自盛
者多由君子或甘其承順而假之辭色或視為易
與而借之祿位尊而尚之如此故勢漸至於此極
也如寇準之於丁謂呂大防之於楊畏似之然此
豈小人之福哉以理言之小人加於君子乃以邪

干正雖正亦厲况未必正乎若以其時而決君子
之進退則陰盛陽衰如月之幾於望然此時萬無
可行之理不然亦自取凶耳處如處暑之處止也
載滿也猶俗云滿載也月幾望是陰盛之象既望
則向衰幾望正盛時也既雨既處狀小人之極其
盛尚德載咎君子之致其盛婦貞厲所以危小人
月幾望征凶所以曉君子扶抑之意深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玩也字便見是兩處之故疑依程傳作疑慮看小

人勢盛未有不害君子者安得不疑慮乎知疑慮而預防之則不至於凶矣

胡雲峯曰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為戒深矣

三三
乾上
乾下

履虎尾不啞人亨

名取卦體辭取卦德自是兩義以兌至柔遇乾至剛而踵其後以圖進非所履而履故名履危之也然兌本以和悅而躡乾剛強為能謙冲退讓以處

之從容談笑以弭之不為傷害所及猶履虎尾而不啞人者也以是而進隨其所向無不如意尚何往而不亨哉卦危其履辭善其占顧人自處何如耳張中溪曰履虎尾安有不啞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此甚融蒙引謂是如踏他跡相似非踏在尾上說雖細却過拘泥古語料虎鬚幾不免於虎口亦豈只是料其鬚影乎

胡雲峯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

為首

象曰履柔履剛也

八卦兌至柔乾至剛從而履之莫危於此矣柔勢易陵剛凶能逞也剛柔不以性言恐涉卦德只以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故本義謂之二體特言二體者以明柔非專指六三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

說非媚說恭順而不失其正耳應乾本危而以悅應之則彼雖強暴安能肆於我哉故不啞人亨俗

言癡拳不打笑臉深可味

項平菴曰虎媚養已者順也惟柔順而說則履虎而不啞人且有能亨之理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又孔子別取九五爻義以明履危而亨之意要之履帝位亦是危機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也但以剛中正之德而處之則德稱其位夫何疚由是而發之事業必然有一段光輝發越之盛處光四表而格上下矣豈不光明君道貴剛而中正又所

以善用其剛剛中剛而不過於暴也剛正剛而不
流於邪也光明說開一步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辯上下正所以定民志須兼位與享說如公卿大夫上也則辯之為上使與下別而上之中又各以其德而差等其爵焉農工商賈下也則辯之為下使與上別而下之中又各以其事而差等其食焉若此者正以定民之志而使不敢有越分之思在君子則知位不可以倖得而不日志於尊榮也在

小人則知食不可以濫享而不日志於富侈也民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制禮之功如此賈子曰尋常之室無輿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躋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此最可想辯上下以定民志意

初九素履往无咎

主仕進說素履謂平素所行本義往字屬下句初九陽剛既能勝己之私在下居初則猶守己之志

故其所行無非素履而凡富貴利達不足以移其
 心所謂不變塞是也以是而往則上不負其君下
 不負所學而咎可免矣呂東萊曰此最是教人出
 門第一步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生平欲如此做事今做事却依着平生此為獨行
 願獨專也言單單行此願而一切外務舉不足以
 奪之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有剛中之德而當居下無應之時抱道自守是非
 寵辱不為之累而優游自適有不知天地間何樂
 可以易此者為履道坦坦之象此誠幽人自守之
 正道也身雖隱而道亨何吉如之幽人之貞自有
 幽人之吉考槃之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衡門
 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得此爻之象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即剛中不自亂指其心也彼為富貴功名所亂
 者中德不足故耳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病全在志剛二字志剛則才德雖不足而果於自
用有眇能視跛能履之象以此履乾正與和悅者
相反必觸其怒而動與禍隨矣猶履虎尾而噬人
者也其凶可知以如此之人即使幸而得志是猶
武人為于大君必然播惡於人斂怨於己亦歸於
噬人之凶而已安能久哉下二象一意總是剛愎
以取禍意見志剛者之無一可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而曰能視所視能幾何不足以有明也跛而曰
能履所履能幾何不足以有行也位不當謂不中
不正志剛則是不仁而在高位矣四句總是一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居大臣之位而近英明之君乃以不中不正履
之所謂挾震主之威居不賞之功者此正危機所
伏故為履虎尾之象然幸其以剛處柔故能愬愬
戒懼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由是君心可移始雖危

疑而終必吉矣

蘇紫溪曰四不中正與三同而吉凶異者三柔而志剛則有自用之心四剛而能柔則有畏懼之心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行即終吉意謂得君之志行也懼而志行可見大臣欲行其志者全不可炫才使氣

九五夬履貞厲

剛中正有能為之資履帝位有可為之勢下以兌

說應之則人臣皆將順其欲為之心故其於天下事不顧時勢之利害人心之可否而獨斷以行之為夬履之象夫天下事多得於慎重周密而失於主張太過如以夬履而處之則議論不及詳利害不及悉才常傷於所恃而禍每生於所忽雖正亦不免於咎矣况未必正乎此是聖人憂治危明之意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正者夬之才當者夬之權不及兌應者重責五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就履立論終是終身若只一事終如何便考考者
稽卜其將來祥者吉之兆不必無禍一邊旋字最
重是團圓滿足無一毫罅隙玷缺之意上句虛下
句正是考祥之例上九居履之終是行之已成而
天之已定者也故當反觀自考視吾平日所行以
卜其祥之得失必其所履無一不當天理無一不
合人心而周旋無虧乃可以迓天休而膺天眷元
吉不然所行少有缺欠何足語此哉蓋吉凶禍福

皆人所召與其求端於天不若反求於己是故君
子一事不敢苟且一步不可放過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元吉若非在上猶恐履之不終福亦難永今元吉
而在上則人事已要其極而天命可保其常多福
永綏繁社交錫非特尋常之慶而已故曰大有慶
也大跟元來重在上二字

家君曰素履之往謹始也視履考祥謹終也君子
之所履始終一致如此

三三 坤乾上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以小往大來係於泰者雖本卦變卦體上來與名
 意自相貫蓋此天地交而二氣通非特尋常春夏
 時候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之時與坤卦天地變
 化同往來內外字義須活看信而任之則為內為
 來疎而遠之則為外為往又是據見成說不可說
 斥去之進用之吉亨渾講然亦須識得吉猶是在
 身亨則說開作用邊矣

朱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
 卦之意可見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二句是影泰說內陽五句是影小往大來吉
 亨說然合而玩之却是總舉名辭而推廣其義如
 乾坤文言餘卦極言之例非釋卦名辭也過下只
 用則是二字可玩不必大分析萬物通要說是天

地化生萬物之氣通天地萬物本為一體不可作
兩截照下志同自見志同者以交而同若上下不
交則情隔志睽何緣得同內陽三句總歸重君子
小人上亦灑脫如云陽與健皆君子也而在內是
為內君子而君子道長矣陰與順皆小人也而在
外是為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戊辰外父墨卷用
此說應天甲子程文把三句通在君上說根志同
來作理欲邪正之辨陰陽以君心所存言健順以
君政之所發言君子小人以君之用人言亦可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此以人君致泰言以其統體之自然者而言曰道
就此道之宜於人者而言曰宜宜即道中之宜也
天地之化本無過不及但其化渾渾淪淪無所分
辨似乎有過處聖人就於渾淪中裁處成就得箇
分曉如立四氣以分天時定四方以疆地理明五
常以建人極是為裁成其道天地雖有此道而以
無心成化不能自致於用似乎有不及處聖人以

有心之制作而贊助之如用天之時而教之春耕夏耘因地之利而教之高黍下稻立人之極而示之仁敬孝慈之理是為輔相其宜若此者正所以左右乎斯民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皆得以道天地之道而宜天地之宜耳是聖人為造化計者凡以為生民計也后以字直貫到底天開一代之治運后成一代之治功故曰有天無地做不得有天地無人君亦做不得造化功業相為表裏纔成得一箇泰的世界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當泰之時而以陽剛之德與上二陽牽連而進是一君子倡之衆君子和之同心共濟有拔茅連茹之象以是而往輔泰之功成矣吉以初以之也固須重初說然又不可作薦引只是同心協力便是吳臨川曰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連而起初之以其類同進似之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兼三陽亦以初為主外謂天下惟其志在於為

天下故獲吉不然則亦植黨而已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此通是戒占中行乃二所自有戒占者必如是乃可尚之耳四事總來有一箇中各件分來亦各有一箇中分合兩說都是人情當泰之時非過於苛察則狃於因循非忽於遠圖則昵於近習皆非中也必也待人以恕處事以寬而包容其荒穢且有罪必誅有弊必革而用馮河舉及側陋慮及隱微而不遺於遐遠且不褻近倖不玩目前而朋亡斯

則用剛於其所當剛用柔於其所當柔而四者各一其中也剛而濟之以柔柔而濟之以剛而四者共成一中也是有以合乎九二之中行矣此只以治泰言未及保泰通要切泰之時說曰包荒是存藏垢納汙度量曰用馮河是下斬釘截鐵殺手遐曰不遺何等仔細周詳朋曰亡何等光潔灑脫逐項都要想像出來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四事總在包荒內此治道也然天下事業皆從心

上做出惟他平素涵養得心體光明闊大所以他舉動也恁地光明施為也恁地闊大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得尚于中行之道若是箇暗昧狹隘的人如何得如此停當此處極須模想時說但云光能察此中大能體此中似尚泛泛朱子曰若不是一箇心曾明闊底人如何做得最宜玩

此文何伯宗別有說甚新錄於後以備考泰寧之世人情樂因循而憚更變馮河最所急而近昵之人妨政害治朋尤當亡弟久情既已安肆一旦急

治之則有不堪深禍未除而近患已生者有之且忿嫉朋比之心勝其中福隘遐遠深長之慮反至遺漏文本剛而居柔得中是固能以柔中而用剛者也故必藏垢納汙能包荒矣而後不溺於因循以用馮河長慮却顧能不遐遺矣而後不牽於私昵以亡其朋夫馮河亡朋既不至於養亂而由包荒以馮河由不遐遺以朋亡自不至於激禍可以尚中行矣中重不過於剛上此方與本義兩而字合及象傳包荒下不必添出正見當重包荒意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

天下無百年太平時節九三將過乎中泰已極矣
世道未有平而不陂者否將來矣陰類未有往而
不復者此是天運必然所謂孚也如何可不憂殆
必艱難其思慮而存思患預防之心正固其施為
而盡持盈守滿之道則人事無虧天命可挽勿恤
其孚而常泰之福可食矣平陂往復言天命也艱
貞者人事也无咎而食福者盡人事而回天命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謂氣化際謂否泰交會之期言外全要得不
可任其盛衰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已過乎中泰已過矣故三陰翩然下復不待力以
率之而其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其心自孚小
人之勢亦可畏矣君子處此亦大危哉翩翩見有
跳躍意翩翩足矣而又曰不富曰不戒深為君子
危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本在下在上為失實言處非其分也首二句是嚴陰陽之分以抑小人下二句是推小人心以危君子或因本義下復欲作退處說與爻不同不知本義蓋以下為內卦也不可泥且小人在上豈有肯自退處者說亦不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主乎泰者也而柔中應二則是不恃治安不挾勢位而虛心以委任夫賢者有帝乙歸妹之象

自是可以迓天休可以撫至治以祉元吉以謂以此致之也祉元吉不必分總是保泰之效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中只是純心意不必用無過不及語行願即是下賢人君孰無下賢之願特無中德而不能行耳五惟柔中則是聲色不邇讒邪不奪而純心以下賢者也故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善醫者理未形善治者制未亂上為泰終城已復

于隍矣此時安可力爭但當反身自治脩其政令以回之耳然不能圖之於未萌而乃欲收之既壞雖正亦可吝也深戒君子當預防也家君曰積治而為泰猶積隍而為城一旦城復于隍則成之甚難壞之甚易聖人之取象若此為戒深矣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國之安危在出令上之城復于隍雖云天運之自然亦由其恣肆放縱於久安長治之餘而政事不脩紀綱廢壞其命亂故復歸於否也治之何如亦

曰告命而已爻之復隍大半歸之天命此全歸之人事

☷☷☷
坤下
☰☰☰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故曰否夫泰乃人道之常今謂之否則三綱淪九法斁非復人道之常矣故不利於君子之正道何也大往小來則是小人用事之日也君子可復行乎

徐進齋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

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開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句句與泰相反邦之所以為邦者以其有上下之交也若上下不交則君臣隔絕情意不通豈復成

箇世界有邦與無邦同故曰無邦猶言其何能國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此作君子已能者說不作戒辭當否之時非君子致用之日苟不見幾而作難必及矣故避難莫如儉德儉德者韜光晦迹使人不知其有德也使聲光少露則人得物色之矣既為人所物色則爵祿之來其能辭乎昔班固譏龔勝為薰膏是也故必至於祿不可榮然後為能儉德不可榮以祿非遠

而去之只是不知有我而不得以祿及之耳有作
子陵詩云當時何事着羊裘譏其不能自隱也噫
子陵之時尤不可况否之時乎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因初惡未形為設此法亦是聖人惓惓為君子處
小人而貞則能保全善類上馬不為國家之禍患
下馬不失在己之覆庇吉而且亨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一心為身家故以君字番過小人而亦志在

於君則必為天下愛惜善類矣故吉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柔中正非純乎小人者也故能包容承順
乎君子小人如是則吉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不
為所浼而後道亨若姑與其相容之迹而不察其
實有不然之心至於失所守則駸駸然受害而不
自知矣小人之真者不足畏而不純乎小人者大
可畏否亨之戒嚴哉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不以包承之故而自亂於小人之羣此之謂否也
而亨自致矣

六三包羞

傷害善類在小人亦自知羞故聖人着此一字以
動之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既失其勢又短於才故包羞使位一當羞其終包
乎甚為君子危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言天時无咎言人事玩本義還當串重无咎
邊九四固有命矣然非處之萬全而无咎亦何緣
得獲福无咎只一箇不極其剛此理少有識之者
所以徃徃錯了機會雖温公亦未能盡此理所以
亟反新法直罷至顧役之類是以轉而為紹聖之
禍天運而人從時至而事起豈特九四之福凡我
疇類皆附離於四以受祉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志乃濟否之志天有是時人有是事則可以轉否

為泰而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為能撥亂反正以休息天下之否而馴致於泰大人之事也占而大人則凝天命於既去收人心於既離吉然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頃刻不戒即怠荒之所由作斯須不謹即禍亂之所自生故必時懷戒懼常若亂亡之將至者然則防患愈周而保治愈固久安長治之業可致矣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者以此其者危其將

然之詞苞叢生桑根難拔而叢桑尤深固故以為堅固之象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而欲休之比重熙累洽不同故非德位兼隆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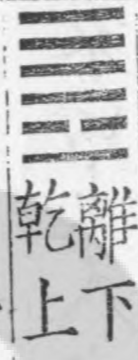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陽剛德足以濟矣居否極時又將濟矣故能傾天下之否而盡平之前此未傾故先否其後既傾則有喜矣傾如傾水之傾否在時之極而傾之

澹窩因指
卷之二
則盡平矣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傾重時說明其所以力省於五而功倍也
蒙引曰上九固是時運可傾亦是陽剛能傾故不
曰否傾而曰傾否至象則主時運言故曰否終則
傾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於火同天見性之同於二應五見德之同於陽與

陰見情之同故名同人同入之道只是公與正兩
箇字便已盡了須把本義德體貼公正二字總提
在前方就占者一直說下此全要認得同入源頭
乾父坤母天下無物非我故人不可不同人多是
軀殼上分爾汝便不能同入了于野只是一箇無
我待人情有親疎而視之如一體勢有遠近而處
之如一家如此則有親有功何往不亨即有難處
之事亦可藉以共濟而大川之涉亦利矣于野內
有貞意了聖人却怕人以同流合汙為大同故又

抽出君子貞來點破見必合於貞乃為于野乃為亨利涉蓋非公不足以語同非正則無以為公也要之同所當同則雖有不同亦無害其為同苟同非所同則雖同盡天下亦不過是於宗而已陽明先生論學說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極得此意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柔當二乾當五兩字不重得位正也得中中也二以柔正中而應五剛正中是君臣一德上下一心

精神孚契有大同之象故名同人二五只兩人而亦曰同人此可想于野及貞字意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乾行與以健同是于野的根本天下人惟爾我心最難去此非大勇者不能乾行則能自克其有我之私此所以謂之于野而亨且利涉也文明三句是君子貞惟君子句是貞之所以利此須切同人說方妙文明以健是和同比周之介析之精公私

從違之辨決之力中正而應是已以道同乎人而非私與人以道同之我而非私比内外人已無非一正所以謂之君子貞惟君子即頂此君子言理不言人天下之志不同而同此貞之理我以此君子之貞而感人則此心同此理同有不足以通天下之志者乎曰惟君子見非勢利所能曰通志則形迹有不拘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定其名分辨物又即名分中所用之器物而區別之須相承說此都是審異天下無異志乃所以致天下之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居初以剛已本無私在下無應人又非與我為私者故為同人于門于門非真出門外同人也只是無偏主私昵意比于野力量較小地步較狹如此雖未必能通天下之志而於同人之道亦可無愧矣故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得同入之道則同已者固敬信異已者亦無自而
詆毀之也爻言我无咎此言人不得咎我

六二同人于宗吝

此中正須看得淺大略心胷亦是光明的宗非不
當同者只是偏於所同昵近而遺遠就親而棄疎
此則所感以私所應亦狹不亦吝乎夫二以一陰
為五陽所與宜乎大同而乃不免于宗吝其何免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曰吝道便見非君子正也之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欲攘二於五故懼五之見攻伏莽升高此要形容
觀望窺伺情狀為此者欲興耳理勢兩屈終何能
興程傳曰二以中正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
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
伏藏兵戎於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
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
興此爻深見小入之情狀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恐五見攻故伏兵以敵之然二非所同五非所敵雖三歲之久亦安能行乎此雖理勢俱屈而理實非所顧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此交好處在四字剛不中正又無應與故亦欲同於二而二為三所隔故隔三以取之為乘墉以攻之象然幸其居柔剛而不過故知二之非正而義屈於五自反而弗之攻焉如此則能以理自制而不終為苟同之失矣何吉如之墉象三攻攻取也

非攻伐之攻乃攻二非攻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點出一義字是聖人提醒人處義即是則如當同而同不當同而不同此即是義此即是人心自然的法則困字從義字來制於義而不得通便是困不去攻便是反則能反則吉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人情喜異惡同故以號咷與笑為先異後同之象克勝之也勝間隔之人也遇遇二也大師只是剛

斷意二五正應而為三四所隔是君臣被讒間者然中正相應乃義理所同故邪不能間而終得以合為先號咷後笑之象然六二柔弱君子之易退者也三四剛強小人之難去者也又必以剛毅自斷而不使奸邪搖惑則君臣道合而後笑之樂可遂也夫小人可以優游不斷之意待之哉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先字包號咷後笑中字諒正字二五中正相應其理本直所以終莫能間也去小人必用克字可見

非人君之勇者不能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居外无應物莫與伍絕人逃世之士同人于郊者也然雖無所同却無所累何悔之有同處有爭故于郊亦可以无悔此文乃荷蕢丈人之流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未得鄙之之辭所謂果哉末之難者

三三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卷之二

四十三

陶文成刊

名見所有之大以勢言辭見治有之善以德言象
為所照者廣是尺地莫非其有也體為所從者廣
是一民莫非其臣也故名大有夫有大者勢也治
有者德也卦惟剛健文明居尊應天以此治有將
見禮樂刑政盡善盡美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
不順矣不亦元亨乎元是制作盡善意亨是治化
大行意與他卦不同然須串講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得位大中須重德上柔字只當六五看六五之位

尊為天子然且有大中之德由是上下五陽皆來
應之百辟儀刑萬民順治而天下大一統之盛矣
此大有所由名也大有只在上下應內然須根德
來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其德是指君人之德兼德體而言剛健文明此是
在已者以此施於禮樂刑政之間而得其宜即為
應天時行應天即是時行不可分剛健文明則神
武而聰明矣以此行政又法天之行健而以時出

之不敢任已剛斷而失之刻也憲天之聰明而以時措之不敢任已明見而失之察也總之都是治有之德此其所以得元亨

全象通要重德上是德足以致有故名大有下是德足以治有故曰元亨此孫吳江說甚好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大有則善惡皆有矣釁孽每起於無懲其初甚微其終將至於不可收拾遏惡揚善人君御有大權所以謹之於微者也順天休命言因天命之本然

者而治之不必說奉行命討顓頊書曰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正
是此意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之時民物豐盛驕侈浸生而禍隨之易涉乎害者也初九陽剛有能守之德在下無尚大之心無應則不溺於私交在初則未履於盛滿是以未涉乎驕侈之害而得无咎然此特其初之善耳人情易肆守終為難一或不慎而害隨及之咎其終

免乎故又戒之以艱居宴安則思撙節履盛滿則思挹損惟恐一入於驕奢而或流於害則終可免於咎矣艱只是守其无交害之初心无咎亦即匪咎者而保其終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當有大之時而居初初心未變是以謙抑尚存而驕奢未起其未涉於害宜也只取初不兼以陽在下上無係應等語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車取象於剛中以載取象於應然須重德一邊二具才德之茂而為中外之所倚重是大車以載也以此而往必足以勝任而免責故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象須就九二正意影車上講積中謂有剛中之德積於中也不敗即是无咎意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用亨是虛象不指貢獻說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下賢之君於凡嘉謀嘉猷可以贊大有之治

者無不入告於君猶公用亨於天子者然此惟九
三故能之耳若小人無剛正之德且樂四海之無
虞而逢迎道諛安能長慮却顧諄諄納誨如此哉
故勿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當大有之時而用亨此真大臣之事惟君子之所
優為者也若小人而當此時必為豫大豐亨之說
以蠱惑其上適足以為害而已

九四匪其彭无咎

以剛迫五權位大盛然處柔則能小心翼翼無專
擅無僭擬有匪其彭之象如此則功雖高而主不
忌權雖重而下不疑何咎

諸理齋曰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效之君四處
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明辨二字連加一皙字是形容其明辨之深處總
只是明極其明而已所明辨者尊卑之分盈虧之
理也須兼此兩意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孚是五所已能聖人怕他一向柔了去故又以威戒之是補其所不足也須抑揚看吉雖承孚來亦須重威一邊厥孚指五與二交如指五與上下養賢及民之心足以孚契於天下而天下之臣民咸信之而志相交結也此是柔道致治的然所有既大則物性難齊處之太柔則民心易玩故又必威以濟之乃可以得吉威是明慎政體總攬乾綱之謂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上二句是誠以結人心下二句是威以肅人心然亦須只重威一邊厥孚交如是上孚下下孚上也然所以激發天下者則在上耳信即信賢之信誠信九二之賢而自足以發天下之志也易而无備作推原說太柔則上下玩易而弄法行奸無所畏備所有之大將不可保矣故必威如而後吉也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有之極正滿之時也處此鮮不以泰寧自負而怠

傲縱恣簡賢輕士之病作矣今乃能履信思順而尚賢滿而不溢如此是以自天祐之於冥冥之中得以長享其有而吉无不利也吉无不利即是自天祐之作一串說不必分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盛極當衰宜有凶矣而此云吉者以其行合乎天而天祐助之耳明非倖致也爻自天而推之人此自人而推之天



謙亨君子有終

內止外順則心不肆而行不驕山屈於地則以至高而下至卑故名謙有而不居方是謙若無而不居自是本分事何以謂之謙亨是行無不得之意亨外別無有終有終只是常常如此亨耳不必分眼前日後聖人只為人怕一向埋沒故特地點破見得人只愁不謙若謙畢竟是好本義先屈後伸須活看謙即是屈屈處即是伸更無先後兩層君子有終君子字輕謙自是君子之道也

陽明先生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一傲字。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傲字結果了。一生按以此反看。謙亨有終之義更明。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地本無謙。此是聖人覓箇謙意來說。見得謙亨之理在天地。且有不能違者。而况於人乎。下濟是天之氣下交於地。而與之共濟也。不作濟物說。光明是化育之功。光明而不可掩也。卑以居後。代終言不以形體說。上行者其氣上達配天以成光明。

之化也。下濟與卑似乎天地之謙。而光明上行則似乎天地之亨矣。光明上行即在下濟與卑處見得緣亨亦在謙處見得故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虧盈三句起人道句。逐句語雖平而意則重。益謙等這邊第不可謂虧盈以益乎謙也。四者非有心如是故。皆曰道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神。會其

進退予奪非作而致其情一如天之日月寒暑地
 之山谷川澤鬼神之災祥禍福也只是箇謙在
 尊為光在卑為不可踰各就所處揚之蓋位尊的
 德本易彰有謙則其德益光明而不可掩位卑的
 分雖可踰有謙則其德高於人而人莫之踰此俱
 以德言隨他地位不同都不曾埋沒了豈不是君
 子之終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順而自掩其高亢此作一人說與前象下本

義作兩人者不同且彼主山言此主地言也裒多
 二句就一已言不當分人已多即盈滿寡即謙虛
 物即以多寡言平施當可也蓋多盈滿而寡謙虛
 者人之恒情多則當裒而寡則當益者物之常理
 是以君子裒其多而益其寡惟稱在物自然之理
 而施之適當其可耳二句一氣講下總來是常存
 謙抑而不敢驕亢之意諸說俱未貼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以能謙之資執處下之道謙而又謙君子之行

也謙則必亨豈惟可以安常即用之以涉險而圖謀者多協力者衆亦能有濟而得吉矣甚哉謙之受益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人之德係於所養卑以自養故客氣日消圭角日化自然不至於矜肆而能謙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則無上人之心中正則得稱物之宜是其謙之德積於中而聲聞自見於外為鳴謙之象如此

則聲聞非過情而且行無不得矣貞吉鳴謙乃謙極而人鳴之非自鳴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心得言他中心真實能謙所以不求聞而人自聞之此為鳴字說破夫謙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上下歸正是勞謙只帶卦上來功高天下而居之以不伐是勞而能謙君子之道也如此則功莫與爭而位可長保矣有終而吉周公之於成王此爻

似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民非服其功服其有功而謙也若自功而有驕矜之色則雖功高天下人誰與我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正能下大臣之謙者也此則上安下從固无不利矣然九三勲勞之臣吾功不如三而可偃然自安於其上哉故又戒之以撝謙要之九三勞謙君子豈便相忌在我者當如是耳此須真有一段謙

退的意思不惟讓之于心而且發揮于辭氣容貌之間以示不敢自安之意方好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即稱物之宜撝謙於无不利之後似若為過第居三上道理合當如此不為過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君而能謙者也君而能謙則不必勢以驅之而天下之人無不服矣為不富以鄰之象當斯時也而猶有不服者則率吾所服之衆以討彼

不服之罪終必得其服而利然既得民心則張弛
 闔闢隨吾之所施而無不如意矣豈特利侵伐已
 哉下二句俱承不富來俱是謙而得民之應或以
 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看似與本義不同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侵伐非謙征不服亦不害其為謙也若非不得已
 而征之毋乃外謙而內好勝乎此本程傳說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征邑國不可說壞了須挽回方是謙極有聞是鳴

謙也夫謙而有聞人所樂與雖用之行師亦無不
 利然未居為君之位而又少駕馭之才故但可以
 征已之邑國而已此固才位之所限也而亦何損
 于謙德也哉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四句一氣下上雖鳴謙矣然質柔無位故其志猶
 未得而至於用師亦僅可征已之邑國而已然則
 志之未得特以其無才位耳豈謙德之不足哉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即孟子人和之說剛應志行正是人和而順動則所以致人和之本也故名豫建侯統衆行師動衆非平素得人心者不可惟豫則以之建侯而萬姓推戴以之行師而三軍用命夫二事之大者猶利他可知矣建侯是建萬國之侯不必無立儲建侯行師通只本卦名豫字來不必粘順動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傳雖言豫却重所以致豫者故順以動為一傳樞

紐

剛是九四雖指大臣說然全章不必露出應字重即所謂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志行輕帶此句正是豫順字重動字亦帶說此句是所以致豫者剛應而志行是一人負天下之望而朝野悅服吾之志無不行矣然剛者多自用或有動作乖宜處何以致豫今順以動則弛張闔闢皆順天理不拂人情此所以人應之而志行也首豫字只提卦名末豫字合兩意渾釋之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豫順以動即頂上來天地只是這箇理我能順理以動則一理所感兩儀相應三光正五辰敘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雖天地之大亦如之况人固囿於天地之中者也而建侯行師有不利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是極言順動之理天地順動只言陰陽不必泥左旋語不過不忒即天地順動符驗非以此為順

動觀故字及刑清民服句可見不忒又從不過來四時隨日月運行日月有過四時便舛錯乖謬故日月各循其序而四時自因之以不忒也聖人順動與上順動同只是舉措合宜意刑清民服亦即是聖人順動符驗刑清則民自服清是不用非不淫濫之謂順動即豫之時義

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須合天地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豫順以動即頂上來天地只是這箇理我能順理以動則一理所感兩儀協應三光正五辰敘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雖天地之大亦如之况人固囿於天地之中者也而建侯行師有不利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是極言順動之理天地順動只言陰陽不必泥左旋語不過不忒即天地順動符驗非以此為順

動觀故字及刑清民服句可見不忒又從不過來四時隨日月運行日月有過四時便舛錯乖謬故日月各循其序而四時自因之以不忒也聖人順動與上順動同只是舉措合宜意刑清民服亦即是聖人順動符驗刑清則民自服清是不用非不淫濫之謂順動即豫之時義

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須合天地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以奮為和此理儘可玩德發揚詡萬物非和之至
而何孟子說樂至手舞足蹈正是此意作樂總提
起崇德與殷薦迺講下作謂制作崇程傳說褒崇
乃闡明發揚之意德兼心德功德殷盛也用之朝
廷邦國都未是盛獨用之為上帝配祖考乃為盛
耳冬至祀帝圜丘而祖配尊尊也季秋祀帝明堂
而考配親親也

初六鳴豫凶

此爻是箇趨權勢的小人小人得強援他自家何
等得意不覺驕形於色或肆為言語以誇人或示
其勢焰之可畏以之自鳴如是他却以為得所靠
依不知冰山終有倒日凶立至矣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意窮滿所以鳴豫招權賈禍凶其宜矣明禍非
卒至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二以中正自守是澹然無欲而勢利紛華毫不可

奪介于石者也其介如此是以靜而能明虛而能照大之國家興亡之兆小之事物得失之機可以坐照而先見之也占者如是則得持身處事之正而不陷於沉溺昏迷之凶貞吉介石必兼安靜堅確兩意不終日承介石來不終日不待事已成之日也若事已成而後見斯亦晚矣貞吉兼承二意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貞吉只帶不終日輕說中正即介于石意惟以中正自守而利欲不以染其心此心所以洞然先見也不然利令智昏先見云乎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張目而望也聖人下此字極妙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却幸其權力之足憑而自恣自樂為盱豫之象宜有悔矣蓋自古及今未有倚勢弄權而不敗者占者處此則當速悔而改之可也若溺於豫而悔之遲則禍不旋踵矣聖人望人遷善之心緊要在一遲字遲字正與不終日相反本義速悔字乃悔悟之悔與爻不同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近四何傷陰不中正德不足以自守故至於此若二之中正何以有此哉可見豫非溺人人自溺耳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專指民民心豫附由我而致豈不大有得然豫至難保而四以由豫之心容有自信大過而弗信天下之賢者故又戒以開誠布公勿懷猜忌則我不疑於人人亦不疑於我而豫可保矣朋謂善類簪以聚髮簪之即聚又有速意取象盍簪言其

聚而速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即象傳志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

以柔居尊則欲敗度縱敗禮既不知為社稷蒼生之計而乘九四之剛國之政柄又旁落於權臣之手神氣上弛國脉將危矣有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則是先人之遺風善政猶有存者國勢雖衰而天命未去也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占者誠因中以

自震則猶可以不死否則終亦必亡而已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象與爻同但貞疾單指乘剛一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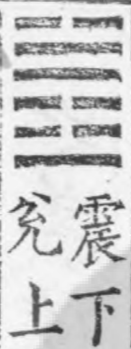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陰柔而居豫極故稱冥冥者彼昏不知非獨不能
蚤見者震體為動而能渝則猶可无咎可見人貴
覺悟雖成猶可救也先醒後醒不醒世之豫者安

取哉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而在上迷將終矣就此撥轉他故曰何可長樂
不可極極則反憂有渝其可一日緩哉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此卦斷在王道上
看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已串
說是已能致人之隨而人自隨之者也
重物隨一邊王者而為人所隨則天下慕之而沛然德教溢
乎四海其亨大矣元亨未有不正者聖人怕人欲
以不正之隨而冀元亨故又提破貞在致人隨者

身上說必以顯比為公而不違道以千百姓之譽則王道之純與帝王同其休而非驩虞小補之治夫何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變主柔剛臣而從柔君也是以臣而隨君者卦德主動英主而得民心也是以民隨君者皆有隨之義故名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貞字重天下隨釋同下觀而化不必推開說惟正

足以通天下之志剛下柔以此動而悅以此亦以王道看

隨時之義大矣哉

大矣哉只承天下隨之贊其大明所隨不可不貞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人不夜息則神氣耗散思慮汨擾已先失靜定本體何以能旦晝酬酢故靜以養動非惰也定以藏應非忘也要之古人瞬有存息有養宴息亦有功

夫深言之即所謂止所謂主靜所謂夜氣今人習心既成即夢寐妄思未除謂之昏睡則可惡可以言宴息乎

丘建安曰嚮晦宴息者君子隨時之心待旦不寢者君子救世之心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為隨之主故稱官非以偏主當官偏主意已藏在內有主之心非廓然無主之心矣故曰渝然隨亦人所不免但隨而不正則君子以為黨隨而不

廣則君子以為狹故必得正人以隨之則親賢受益而吉又必出門以交盡天下之豪傑而皆與之結納則必聞所未聞而德業日起矣不有功乎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既官有渝矣必須從正乃吉戒之也不失謂不私而狹不失所隨之道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有小子之象五正應在上有丈夫之象是二所當隨者在五而不在初也然初近而五遠

二又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昵於初而遺五有
係小子失丈夫之象比之匪人傷可知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五兩人志趣不同安得兼與大凡悅不若已者
處則勝已者遠脚難踏兩家地也弗兼與有為二
危之之意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此又以四為丈夫三近係四而失初為係丈夫失
小子之象四方得時用事而三隨之則凡有所求

其勢可以必得然此在人情論之則然耳若君子
自處則斷斷乎有不可苟者况非正應又有邪媚
之嫌故必所重者道義所惜者名節其為隨也初
不以隨有求得之故而隨之惟主於行道濟時丈
夫之不可失而不主於名位之可依權勢之可趨
乃為利也隨有求得此就人情論其常正見三所
當戒處曰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隨也曰利居貞恐
三失所以隨之之道而戒之也居貞是戒他勿求
若說慎所求則謬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曰志舍下則失之者乃其本心豈徒以勢弗兼與已哉大為三喜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位近於五而德同是位極人臣而德禱之者也占者值此何求不得何欲不遂然勢凌於君吾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雖使所為盡正亦不免於凶矣然則居此位者當奈何必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而以明哲處之則心事暴白舉

動光明位高而無僭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失全身全名何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獲之時人都道勢在我可以任意更不慮後聖人下箇義字極好勢盛之極有凶之義可不戒哉有孚在道即是明哲之功不必作推原說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柔順中正而五以陽剛中正下應之嘉謀嘉猷靡不信從重其任而不疑其專大其權而不忌

其迫真箇肝膽相照肺腑相通孚于嘉者也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故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此所謂惟賢知賢也若非中正之君則與賢者不相入雖勉強形迹之間安能心與之孚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此亦主王道看上六居隨之極則是王者以一念之真誠固結乎天下而精神意氣聯屬而不可解有拘係之而又維之之象然此豈特可以孚民心

已哉王者用此誠以亨于西山神亦歆之矣况於民乎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窮即極字居隨之極是其隨人的誠意真有一段不可解處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名義見傳辭於卦無所取蠱在世道上看壞不是蠱壞而有所事方是蠱元亨以氣運言治之機也涉

川以人事言乘其機而有所事也先甲後甲則有所事之術總之是涉川也說箇蠱便已有治之機然元亨亦不是天送箇治來人全靠天不得須是勵志銳精不避險阻蓋所以做到蠱只緣君若臣都只苟且因循弄壞了這裏若再着因循苟且如何得治故又利涉大川大川只取象於蠱之時耳利涉不可作效看先甲後甲是一時事蓋事壞則當更新更新又當丁寧使無滲漏此都涉川的事可見聖人治蠱是何等周詳亦異乎世之隨事補塞而偷目前之安者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世之治必以君臣交接與其勵精圖治而後成卦體卦變剛上柔下則君亢而臣卑卦德巽而止則臣諛而君惰不蠱何為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元亨同彖亦以氣運言蠱而至於元亨的時候則天下有復治之象矣象是景象之象猶言模樣也

此處且未可露天字出恐礙下天行往有事三字
最可想及時有為意上言致蠱純責之人矣而此
言治蠱則兼言乎天恐人畏縮以天時而動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則物皆離披解散故象蠱振民振字是
治蠱的對症藥蔡虛齋曰必振民者蠱之時教化
陵夷風俗頹壞故必振作其民使一變其舊習也
又必育已德者蓋自新新民之本不然已昏昏矣
安能使人昭昭故必培養已德以為之本焉二者

並舉蠱無不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諸爻父子字俱作君臣看獨六五以繼體之君言
此文一串無兩意以其蠱未深而易濟故曰有子
考无咎然既謂之蠱則亦危矣不可以蠱未深而
以易心處之也故又曰厲終吉有子有字重蓋幹
蠱之子方為有子不然則亦若無而已初但論其
時不論其才蓋革弊不可緩救敗不可後故以初
為善而厲字又加一鞭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雖由考致之然其一段望後人替幹的心何等緊切子能幹之故曰意承考意字屬考此所謂善繼善述也聖人要人幹蠱怕人以為傷厥考之意故特地說破此與爻俱體在君臣上說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是委靡之君二以剛中應之起弊維風已是幹所當幹幹得好的了雖幹得好然亦當泯於形迹二以柔承剛恐其所幹的未免有堅貞拂戾處

故又戒以不可貞必須周旋委曲不可自以為正而堅守之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剛則能救弊而得中則能善於救弊此所以能幹母之蠱言外有貞則非中意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在蠱卦亦是承國家之積弊而能更張整理之者故有幹蠱之象然過剛不中是見有弊壞處便一氣改了未免處之太驟行之無漸故小有悔

然異體得正可以濟剛而補其不中雖其主張或過終於事體人情不大拂戾无大咎蓋治亂世如治亂繩不幹固不可然亦非急性做得須從容審處乃可耳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終字從巽體得正來大抵當蠱之時聖人最要人幹若曰第改其過剛不中便好了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強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四當蠱時而以重

陰處之是樂因循憚更變寬裕以治蠱者也夫治蠱當如拯溺救焚惟恐緩不及事乃以寬裕處之則蠱將日深矣故往見吝朱子曰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得乃成功之得即濟字義見蠱將日深而不可濟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本義柔中字重是有虛己之誠者也。以繼世之賢君應名世之賢臣，賴其贊襄之力，以起弊維風，更化善治。可以幹父之蠱，而為中興令主，聲稱浹洽於茲矣。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德雖在於臣，用臣則在於君。故譽不在二而在五。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只為在事之外，故不事王侯而高尚其事。其事彼自有一種獨立風塵之表的物事，曰高尚侈美之也。此文亦須貼蠱時說。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第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投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為蠱矣。上之不事高尚，欲以此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為志可則，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昌黎希文二篇皆識此意。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二終

